

書名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殘十五卷 嘉靖十七年序西安府刊本
撰者 明 戴璟 撰
卷 卷一
內容分類 史- 史鈔
索書號 大木- 史部- 史鈔類- 1
編號 B4360900

卷一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0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史部- 史鈔類- 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編漢唐通鑑品藻殘十五卷 嘉靖十七年序西安府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一

周威烈王之周顯王

立三晉為諸侯

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
命有德天討有罪人君所以制御臣民之大政也
當討之賊而有不虞之賞耶按周制大司馬九
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
邦國則有治典以平邦國則有政典以詰邦國
典此聖王所以立天下萬世之大防也周德下
效恣孔子作春秋憊憊正名分立紀綱如桓公
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以桓公弑君之賊聘非

屏石戴璟著



論而已君子勿以發拾見哂云

一此書悉以通鑑節要內摘其可為論策命題者乃發魏天之元學鸚鵡之辭節要所不載者弗贅所以便舉業也吾之立論必若猛將用兵傾其巢穴如酷吏治獄誅其黨與善無微而不錄惡無細而不搜蓋亦有擴先人所未發者云

一今之習舉業者獲觀通鑑節要固足用矣然節要撮其畧正史紀其詳今所傳兩漢書三國志兩晉書南北史隋唐書紀載浩繁幾汗牛馬然史學疑似之際不訂之正史其何以定是非哉今此書擬題本之節要而考事采之正史云

嘉靖十四年正月吉日寧郡末學屏石戴璟書

前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一

天

周威烈王之周顯王

屏石戴璟著

立三晉為諸侯

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夫天命有德天討有罪人君所以制御臣民之大政也豈可以當討之賊而有不虞之賞耶按周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故以經邦國則有治典以平邦國則有政典以詰邦國則有刑典此聖王所以立天下萬世之大防也周德下衰諸侯放恣孔子作春秋倦倦正名分立紀綱如桓公三年書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以桓公弑君之賊聘非



所聘也文公八年書天王使召伯來賜公命以成公失
臣之禮賞非所賞也夫以天王僭賞諸侯謂之不君况
以天王而濫賞大夫也哉晉自虞叔受封世為盟主襄
王命為侯伯載在盟府又矣若魏斯趙籍韓虔皆晉大
夫之列也今暴蔑其君剖分其地此非篡弑之賊而何
於此赫然下詔糾方伯連帥以正其罪則周室雖衰典
刑猶振中興之業可復許乎柰之何以報功崇德之器
為縱姦長惡之資自是虞叔五廟不復血食皆命為諸
侯啓之也或曰三晉無君之心久矣委盟會於大夫而
悼公親政之志怠受貨賂於崔杼而平公黨惡之訓彰
荀鑠出會而魯昭弗歸三臣內叛而趙鞅復入履霜堅
冰所來者漸王之命不得已耳嗚呼天下可敵者勢也
不可敵者理也古有田一成衆一旅者尚足以號令天
下而况周為天下共主若能操刑賞之柄以號令天下
其孰不從乎昔孔子脩詩曰無衣七不如子之安且吉
無衣六不如子之安且煥謂使三晉請命而為諸侯猶
所不許也况三晉未能請命於朝而強以名器賞之王
靈益不振矣何待赧王入秦盡獻圖籍而後謂之周亡
哉

繭絲保障

民心最可畏也故曰民祗曰民鼎爰自軒項至於堯舜
皆因所利而勸之因所欲而化之不奪其時不窮其力
故九等行而康歌興十一行而頌聲作易曰上以厚下
安宅書曰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謂保民可以安

其位而害民至於罰其身也然則聚財曷若散財之爲
愈哉愚讀史至繭絲保障之說未嘗不爲之長嘆息也
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
趙襄子知之故有保障之托尹鐸知之故爲損戶之計
後世暴君汚吏朝營夕慮務爲培克若牽牛之詩猛虎
之歌捕蛇之說慘怛凄惶怨入骨髓然則始而得與終
而剝廬也必矣嗚呼鐸可謂智哉可謂仁哉厥後國祚
已危而民心愈固鑑有功於趙大矣吾嘗謂趙之始興
也得之韓厥趙之再興也得之尹子國家何可不任賢
哉

沈竈產蛙

夫者國之所恃以立良者民之所賴以生也智伯攻晉

陽而以水灌城至沈竈而產蛙則窮猿投林何枝可棲
涸魚游釜餘生能幾于此時宜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
哀籲天徂歎亡出執如召誥所言哀矣而晉陽之民畧無
叛心何哉書曰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記曰民以君爲心
君以民爲體尹鐸爲保障之計又矣是克靈承于旅而
洪舒於民也故民亦保后晉感分猷念以相從夫豈有
求於下民哉惟民歸於一德耳昔周文武積功累仁民
心固結牢不可破黍離之歌涕泗欷歔葵丘之會感激
奮發至其末年以盟句于鄭而盟句之民不肯事鄭以
陽樊于晉而陽樊之民不肯事晉由是觀之民心之不
肯背趙猶其不肯事周者也借使尹鐸爲繭絲計則厥心
違怨厥口詛咒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矣豈能效死弗去耶

三晉滅智伯

三晉何為能滅智伯利者害之源貪者敗之府韓用段規魏用任章而知足知止故皆能保其國智伯有一絺疵而不能用所與共事者惟貪得無厭之徒也安得不滅亡乎何也夫韓魏與智氏皆晉之故臣也而剖分范氏中行氏之地是漁於河而得魴鱖鱣鯪又往龍門之下而得大鮪已為過幸矣夫何求食愈無厭是大鯨驅群鮫以逐肥魚震動大海簸掉巨島正智果所謂甚不仁陳成子所謂多陵人鄭駟弘所謂慢而好勝也絺疵忠臣也其言韓魏必反切中事情若聽其言而即日旋師與三氏講和不少延智氏之祀乎且輔果合族而退不肯同禍矣段規怨深而造謀矣於此又不覺悟而驅

長前往豈不愚之甚耶卒之首解於邯鄲曾披於安邑胃潰於上黨尾斷於中山之外而腸流於大陸為鱣鼈以克三家之腹皆自取也昔春申君告昭王曰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史佚有言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其智氏之謂矣

哀公以越去三桓

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孔子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是以出而有獲此芟惡去奸之大法也苟不相時而動而欲決一旦之怒以剪累世膠固之惡夫豈能有成哉魯自東門遂殺嫡立庶魯於是乎失政祿去公室政在三家而季氏尤罪之魁也作三軍

盡征其一舍中軍兼有其二民賦入於其家半矣受命
救台也遂入鄆師取莒也不以聞軍政在其手專矣
行父片言而東門氏遂南蒯一動而公子勉奔魯之群
臣亦無敢忠於公室而勳謀也遠哀公之時而三家日
以跳梁公室日以削弱嘗以春秋考之季孫斯叔孫州
仇仲孫無忌圖郕伐邾滅下陽皆專恣自行而君不與
焉至於越人來聘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皆肆然主
盟愛若無人則魯之失國政亦甚久矣昭公欲去之而
客於齊亦可以監矣而哀公又欲以越去之固甚難哉
然則為哀公者將聽三家之專魯而弗之問歟愚聞之
晏子嘗告景公以田氏之禍公問所以救之者晏子曰
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而大夫不收公利景
公稱善而不能行齊卒以亡于時群臣皆三家之耳目
固無可倚仗者若孔子大聖人也而哀公能信用之則
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足以強公室而抑私門又何必假
外兵以除內姦哉夫何不能脩明政事信任仁賢藏器
待時以圖大舉而乃以余及死問孟武伯卒辭不對亦
可羞矣復逞一朝之忿遂遜于邾而死於越皆自取也
不亦可悲之甚乎

穆公收三良以從死

秦之不能東征自殺三良始也先王遺世猶貽之法而
况奪之善人乎然愚所責備者唯三良許之以死則亦
不為無罪也何也夫三良款款效忠本秦之賢臣也秦
穆主伯三良不能勸之以內脩外攘夾輔王室以復宗

周之盛而乃信其遺命正柳子厚所謂壯軀閉幽隧猛
 士項黃腸而賤其身亦甚矣安得謂之百夫特哉昔荀
 息許晉獻以言繼之以死君子以為斯言之玷不可為
 也若生則同室死則同穴乃淫奔之詩而豈忠臣之所
 為乎晏平仲有言君為社稷死則死之三良之死豈為
 社稷乎且吾聞之宋文公卒厚葬用殉君子謂華元樂
 舉不能去煩治惑失臣道矣陳伯乾死欲以妾殉葬伯
 禽曰吾從治命不從亂命弗果殉柳子厚所謂疾病命
 固亂魏氏言有章是也今觀臨穴惴惴之言則是三良
 未嘗許之死或者康公從父之亂命迫而納之壙中乎
 蓋自秦武公以人從死戎狄之俗習以為常故雖穆公
 之賢而猶不免嗚呼俗之弊也久矣其後始皇之葬後

宮皆從死工匠生開山墓中亦可哀也哉

聰明彊毅之謂才

温公論才德如何曰才有善有惡德亦有善有惡德者
 得之於已才者能有所為古之所謂才者未嘗無德如
 忠肅恭懿宣慈惠和謂之八元明允篤誠齊聖廣淵謂
 之八愷此所謂才兼才德而言之也温公謂聰明彊毅
 為才正直中和為德不亦過於分別乎聖人以智仁勇
 為德聰察智也彊毅勇也堯舜之德曰聰明曰欽明日
 文明豈可但謂之才乎要之固才也亦德也如温公所
 言則以才為不美之物矣又曰才德兼全為聖人則聖
 人豈有駁而不純者乎或曰智伯有五賢而甚不仁故
 温公謂其才勝德也曰智伯之才如射御足力技藝畢

給之類耳豈有元愷之才之美者乎朱子謂溫公之語多偏而有病此亦其一端云

豫讓義士

智伯爲趙氏所滅而豫讓爲報仇至五起而愈奮襄子以義士稱之千古無異辭矣愚竊以爲讓近義而豈能盡義哉夫義者在心而爲制在事而爲宜人能盡義則必食人之祿而死人之難矣記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豈肯更事二姓乎讓臣事中行氏而智伯滅之則智氏亦讓不共戴天之仇也而反面事讎曾無愧耻此可謂之義士乎或曰豫讓不死中行氏以衆人畜之故衆人報之也噫父不慈子可不孝乎昔夷齊西山之布衣耳未嘗沾商紂斗舟之祿扣馬一諫凜然大義汪疇一童子耳能干戈以衛社稷此誠可謂之義士無忝也如讓死智伯吾謂僅足以贖前罪也而何義士之有

讓不忘國士之遇

君子立人之朝行己之志朝夕納諫以輔台德必使之恭不侮焉儉不奪焉內以脩其政外以睦其鄰則至誠動物禍患不侵國士之功業固如此其後備也管仲以君伯似矣而弗能去三豎之邪晏子以君顯似矣而弗能杜陳氏之亂豈不猶有愧於國士哉何也死君之難固忠也而逆折姦萌潛消禍本忠之大者也任劑之有功孰若腹心之無疾乎豫讓事智伯智伯以國士待之則用之專任之篤可知矣今其貪求不厭僭擬無涯此

開邊召釁宗社存亡之幾所由也讓不聞直言臣正或
雷同而附和之未可知也則將安用彼國士乎或曰讓
忘臣也安知不進逆耳之言智伯強後帝之聽耳意人
臣三諫不聽掛冠納履任吾所往而已今戀戀於晉祿
養其甲而舍所學從所好遠計出無聊乃挾匕首以
報仇嗚呼亦晚矣邵子曰死而敗天下之事一死何以
塞責其豫之謂歟嗚呼此太史公以讓為刺客之流蓋
亦有見於此矣

委質事人之法

胡氏謂智氏已亡豫讓無所為而死遂以為委質事人
之法殆非也夫委質事人者豈樂為是捐軀哉臣鄰左
右之間引之當道示之周行告之嘉猷務以脩明乎國
是以杜絕其邪心不幸而天命已去如孔子所謂吾未
如之何者然後忠肝義膽視死如歸記曰人臣殺其身
有益於君則為之是也豫讓臣事智伯當其取地於三
晉此亂之階禍之機也讓既日以國士待之矣何不力
陳利害與韓趙講和而乃緘默杜口使蠶食四鄰溪壑
無厭是誰之過歟他日四郊多壘正當出奇解圍以身
為干城而乃效荆軻聶政之故智以匕首欲報仇不亦
愚乎若使後之委質事人皆法豫讓焉召寇養災坐成
病証他口雖以身死亦不足以贖欺君誤國之罪矣曾
是而可以為法乎善乎韓非子之言曰殘刑殺身為人
主之名而實無益於智伯世以為為忠而吾則下之嗚呼
盡之矣

大學之道不過是

大學之道始以格致開戶牖繼以誠正入堂堂蓋規模大而節目詳矣豫讓之死何為遂能合此道哉胡氏之言曰非為名譽而為善則為善誠非為利祿而效忠則其忠盡大學之道不過是也以愚言之天下之義固有心無邪而事有未正者周室雖衰然正位號於六服之上也讓若明於大學之道蓋亦勸智伯盡尊主之義而為葵丘之會為召陵之師一以尊周一以安晉而文之以禮樂行之以誠實則家齊國治天下平大學之道其庶幾乎如其不能而告以都城無過百雉之制宜各守封域毋相侵越以全智氏之宗廟君子猶曰此忠於私家而未必忠於王室與荀彧劉繆之等耳况其求地於韓魏也既如立仗之馬觀兵於趙郊也復如抱葉之蟬此豈燭理之明惡惡之誠而憂患之正者乎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豈宜如是之駁哉雖然讓雖未聞大學之道然以節義自負其亦天資之美而未學歟

文侯不失虞人之期

孔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謂人有私惠而不合道君子不留於已也故君民者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故禮義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以天下為公也晉自韓趙魏剖分宗國此視君如委裘人倫之大變也于時晉靖公尚在文侯若存大信而誠於君臣之義則必如孔子隨費之城孟子損魯之地抑私門強公室先自貶削以為韓趙之倡若韓趙不從則告之天王

聞之方伯連帥而脩明軍政以伐之豈非信義之大者乎夫何能不失虞人之期而不能不負晉人之期且虞人之期豈有車攻吉日之美而文侯能弗失之哉按春秋書大蒐昌間何賤也蓋三綱軍政之本故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於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今文侯外則干夫王之爵賞內則竊晉國之封疆而軍政之本亡矣何以田爲于時魏國之人吾知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皆疾首感額而相告矣禮曰諸侯非問疾吊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讎晉侯不失虞人之期其亦爲讎也夫

君仁則臣直

孔子曰仁之爲道大也舉者莫能勝行者莫能以任座之言直而知文侯之仁以爲惡觀之此特孫詞以免禍耳豈知所謂仁乎夫兄弟骨肉之愛猶非人子可比也漢明帝嘗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其知所重矣魏文侯得中山不以封其弟而以封其子此不仁之大者也舉朝不言而任座獨言之義聲凜凜從其動節朝文侯將勃然有感矣使璜復繼是而有諫焉臣其弱愛之非勸以改過之勇必使奪子之封以與其弟因是而推廣之豈不可以造仁之域乎今璜不曰臣直則君仁及曰君仁則臣直創言逆說以解君之怒以免已之禍此戰國縱橫之風哉或曰執信以治國則不失於虞人脩睦以善鄰則不失於韓趙聽田子之論而知鍾聲之問

非從李亮之謀而知將相之任大非不仁能之乎予曰
文侯聽言樂則惟恐卧聽鄭音則不知倦其心蔽於物
欲久矣何以仁爲

貧賤驕人

謙卑者成德之容驕矜者爭力之漸故儒有一畝之宮
環堵之室單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本
貧賤矣然居其雄守其雌大讓如慢小讓如偽何嘗以
學驕人乎故不矜不伐者禹也不驕不吝者周公也恂
恂無能言者孔子也此之謂真儒田子方之學進之不
能救民退之不能脩己譬之負蝨秋蟬瑣瑣爭鳴者耳
按莊周外篇稱田子方以東郭順子爲師而曰刑解而
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然則子方特虛無之學君子羞

稱者耳今而曰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
失其家固也不曰士庶人而驕人則失其身乎或曰子
擊挾公侯之貴而有驕心故子方以是折之也嗚呼不
將重視乎已而輕視乎君哉自子方唱爲此說樊英殷
浩蔡謨輩率以不貴之身怒萬乘之主子方之罪可勝
責耶

成瑨二子何如

大誥曰爽邦由哲召誥曰無遺壽考有能稽謀自天言
爲國不可棄老成也文侯卜相以非成則瑨二子爲問
毋亦二子皆老成謀國者自予觀之文侯豈齊人知管
晏乎當時魯魯曾參衛有孔伋皆名世亞聖之大才其
視成瑨二子不啻泰山之於丘垤也奈何置聖賢於勿

問而汲汲所尊寵者止二子焉豈知之而弗用歟抑弗知之歟意此魏之所以止於魏也

吳起殺妻求將

夫婦三綱之首五倫之重者也若夫富貴功名皆身外之物耳昔人比之柴柵韁鎖是也吳起求為魯將至於殺妻不念昔者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何忍之忍者耶吾聞中谷有蕓有女化離詩人尚以不淑譏之况糟糠之婦而忍殺之耶尹吉甫射殺其妻以妬也君子曰此其有罪殺之也尚或薄之况吳起之妻本無罪而起以求將殺之豈不深可痛耶昔仲尼以敝帷埋馬以敝蓋埋狗詩曰行有死人尚或瑾之今待妻不如待狗馬是豈人理哉按起為將與士卒同甘苦卧不設席行不騎乘

是以仕魏而西伐秦仕楚而北却晉誠有良將之才也使其養晦俟時則名聞諸侯豈不足以來干城之寄乎而何乃游關入壁以求之求之可也而何乃殺妻以為仕塗之捷徑蓋其貪功名之念火熾於中是以至此極豈非小有才而未聞君子之大道者乎他日楚人殺起豈非殺妻之報歟

田和求為諸侯

孔子曰有國家者彰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春秋文公十五年書宋司馬華孫來盟譏世臣也周自東遷以來兩觀表而臣禮亡宋干諛而君權喪有田氏者世執齊政而弑其君詩所謂我聞有命不敢告人者是也於此時苟從孔子冰炭之請而聲罪以伐之則亂臣

賊子豈有容足之地哉夫何王制不能施九伐之威列國不能脩連帥之職而田氏世為齊大夫日益膠固而不可解然則篡國之禍豈不歷胎於此耶此其失之於前也遠威烈主不道對大夫為諸侯莫惜也廢晉公為家人弗聞也并晉地為韓趙魏莫禁也是壞法亂紀因王朝始矣此其失之於後也和亦稔聞祖宗弑君之愆親見三晉分國之惡皆肆然自為而莫有後禍以故求諸侯之心生焉求而不得和豈容自止哉周人至此正如江河之湍瀾既決而騰濟濟放障之不及塞之不可亦安得而不許其橫流哉故田和之求諸侯吾不責田和而責天王縱其非四鄰助其惡蓋其所由來漸矣有國家者觀田和求為諸侯之事尚當惕然自奮而勿使

威權去手以為亂臣賊子之例持也哉

在德不在險

予讀武經見吳起之對武侯也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是亦以險為主矣而豈知以德為先哉夫德非求之性分之外也而以三綱為之本起也背母而曾子絕之是損父子之仁殺妻而李克鄙之是虧夫婦之義且輕身以干其位談兵以毒其民不教之以尊周室而導之以吞四鄰孟子所謂引君當道未聞也又豈知君臣之道哉太史公論之曰起以形勢不如德行之於楚刻薄心恩以亡其軀是能行者未必能言能言者未必能行也信矣然則在德不在險之說果不當乎予謂自古世廢民淳帝王純

任德教不在乎險信其然也堯舜以來則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故遷豐遷鎬著於詩山川丘陵示於易城郭溝渠垂於記相宅匹休載於書鄭康成春秋然則德固不可緩而險亦不可無也今起曰任德不在險是以險為無用而一切棄之也夫豈儒者之言哉

吳起田文論功

元首股肱相為一體故主憂臣辱臣不愛其死此天地之常經也夫何功之有六臣之有功者莫若伊周雖謂之補天浴日旋乾轉坤亦可也然一則不以寵利居成功一則公孫頊膚赤烏几几何嘗與萊朱召公自相論功乎彼非知其有功而不論也以為藉君之爵借君之權以竭吾之力亦臣子之分當為耳何足誇乎嗚呼吾

不意吳起田文有何功而相論也今考二子所建立不過富國強兵之術戰國之所謂能臣先王之所謂民賊也尚何論功之有

聖人之官人

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然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聖人但能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而已矣然則用人安得不恕耶是故大惡固在所鄙棄而小過亦在所包容禮曰用人之知云其詐用人之勇力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又曰母以小謀大母以遠言近母以內圖外此聖人官人之術也春秋傳曰官人國之急能官人則民無覲心矣後世知此道者若齊

桓公於管仲秦穆之於孟明亦庶於此徧苟變干城
之將也而以二印塞之何示不廣乎嗚呼此子思以
聖人官人之說矯其弊也使衛君知此而能旁招俊
又網羅豪傑則地方百里而亦可三矣何至服屬三晉
哉

烹阿封即墨

孔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
不足耻也是故賞善罰惡人主御世之大防也有功不
賞有罪不誅雖唐虞豈能化天下哉然欲知其功罪而
誅賞之實有未易言者何也國之安危係於民之休戚
也民之休戚本於官之邪正也正人如松栢獨立故多
毀邪人如藤蘿附麗故多與人君以一耳目而欲皂白

之安可不於庶言同而繹之耶自昔庸君以毀譽用人
是故便佞左右之臣多得以售其諛故以操莽為臯蕪
以伊傅為廉來倒言逆說變亂黑白人主不覺而惑其
說則寵賂之門愈開而奔競之波愈漲民愈危國愈削
矣此三代以下庸君之通患也嗚呼吾不意戰國之世
而有齊威王能賞罰之公者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
即墨大夫也齊國之亂者不特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
而毀即墨者也然烹阿一烹馬一封馬諸侯震懼將一十年
蘇老泉所謂威王從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約而成功此
之謂矣吾以是知威王有沉潛之智有果斷之勇信戰
國一翹楚也故取威定伯聞於天下豈非烹阿封即墨
之功歟

齊威王來朝

按有虞氏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周制十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曲禮曰天子當寧而立諸侯北面而朝殷武之詩曰歲事來辟然則以臣朝君亦常事耳而齊威王之朝周何為天下賢之後世美之哉蓋自王室東遷威令不行諸侯不朝故滕子來朝蕭叔朝公仲孫莸如京師皆見譏於春秋然則春秋之世諸侯已不朝王矣况世降而為戰國列國爭雄天下不知有周而孰肯朝乎天下不朝而威王獨朝焉此空谷之足音曉冥之日月絕無而僅有者豈不深可嘉哉愚所憾者威王來朝而後反為辱也夫厚往薄來人君待諸侯之禮故采菽之詩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路車乘馬玄衮及

蕭韓奕之詩曰王錫韓侯淑旂緹緹章暨第錯衡玄衮赤舄與夫鈎膺鏤錫鞞鞞鞞鞞華韞修韞金厄皆以其朝而寵異之也于時天下不朝而威王獨朝安王於此正當以其事吐綸音播告天下誇張而傳耀之所以錫予之者甚優所以委任之者甚渥或賜以五侯九伯得專征伐夾輔王室之命則豈不足以勸諸侯之宗周乎夫何以其來朝而反以非禮辱之然則何以勸天下勤王乎詩曰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其安王之於威王矣

孝公脩政

天下之事成於有所激而敗於無所懲秦孝公之脩政其諸楚魏以夷狄擯秦激之歟使當時不以夷狄擯秦

而中國會盟皆得與焉則其志驕其政怠矣安能發憤脩政乎或曰孝公之脩政其商鞅之功也使微鞅孝公亦何能爲愚聞之秦之富強乃孝公務本力穡之効然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也秦之滅亡者亦孝公也今夫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樹無益也人主能脩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火也故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愿旁僻曲私之屬爲之化而公矜糾收繚之屬爲之化而調然則國家豈不安於磐石壽於尾翼乎秦自用商鞅嚴刑峻法以箝制天下民之欲亡秦久矣禮曰刑肅而欲敵則法無常而民弗歸謂之疵國其孝公之謂矣

吳起強楚

吳起相楚北却晉西伐秦是誠萬里長城之將也然卒爲楚人所殺何工於謀國拙於謀身乎蓋起以功利富強之術中其君而虐用其民利於上必不利於下怨之所聚而禍之所基也豈不足以殺其軀哉書曰洪惟圖天之命弗求寅念於祀起之謂矣然則當時之殺起者其得天討之道乎按春秋宣公十八年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謂仁人孝子於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公於夷羊五之屬不可遽逐也成公忘父而逐其臣谷梁子以爲奔父也况先人之肉未寒而殺父之臣并中王尸曾何異於殺君父哉吾於是見楚臣之不臣而楚王之不子

衛鞅入秦

衛鞅入秦說以帝王之道不從然後進以伯道自當時
言之孰不謂鞅之學博而識高也然以愚觀之解牛之
技耻於屠狗禦人之盜耻於穿窬鞅果真知帝王之道
而肯變其說乎夫帝王純任德教與霸者之道不啻水
炭也召誥曰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位在德元
小民乃惟刑言當疾於敬德而緩於用刑也使鞅知之
則將必以道德懇懇爲主陳之而豈變其說耶言謂鞅
之志本於疆國忍孝公不能用是以極言其道以要之
耳然于時彗星見西方而鞅入秦則并吞列國塗炭生
民之兆于此決矣或曰鞅之入秦雖不利於列國而實
有益於秦也愚謂帝秦者鞅也而亡秦者亦鞅也蓋鞅
之法斬敵者有賞無攻者不厲籍故人勇於公闢而熱

衛鞅變法

古者聖人立法順天理公人心爲經常可久之制蓋雖
傳之萬世而無弊也自後世欲速見小之徒出始厭夫
聖人之道迂濶而難用遲緩而難成於是輒以私意損
益而紊亂成規決裂舊法事求可功求成若秦孝公發
憤脩政而下強國之令不幸類是書所謂圖殷政不蠲
烝所不免矣衛鞅變法之謀豈非中其欲而售其計耶
自今觀之力本者復其身事末者重其罰此鞅富國之

法也勇公闖者受爵為私闖者被刑此鞅強兵之法也
告奸者賞不告奸者罰此鞅防民之法也十年之間令
之必行禁之必止功利之術隨試轉效如炊而熟如種
而獲於是乎變井田之法而畝畝之變封建之法而郡
縣之變學校之法而法律之聖人之良法美意蕩廢殆
盡吾嘗謂嬴秦并吞之勢已成於此而敗亡之形亦已
兆於此矣若歎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哉或曰夏之法湯
起而變之商之法周起而變之譬之琴瑟不調必解而
更張之乃可鼓也然則商君之變法又何議乎意湯武
非變夏商之法也變其壞於桀小而亂於紂者之法也鞅
豈終不知法之不可變哉出亡之日自悟其法之弊然
亦晚矣車裂之禍天其假手於秦人哉

徙木立信

溫公謂孝公不廢徙木之賞此霸者不欺四鄰以愚觀
之正不欺之欺也夫信固保國之本然謂之信必至誠
不倦之德積於中而表裏如一始終無二則克實有光
輝之盛下民服其義鄰國懷其威禮所謂為上易事為
下易知而刑不煩者有矣亦何假徙木以為立信之地
哉盤庚之謀曰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今汝聒聒起信
險膚予弗知乃所訟多方之誥曰爾曷不恍裕曷不爽
介爾尚宅爾宅畋爾田曷不惠王熙天之命以此下令
則訏謨定命遠猷辰告而民心悅服自不容已矣故曰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蓋下之事上不從其所令從其所
好也何嘗為徙木所賞耶夫古之賞者所以旌有功勸

有善也木之徒有何功德可紀而以五十金賞之耶漢文欲營一臺以費百金而止况以五十金賞無益之人乎鞅之心以爲我之賞者必賞罰者必罰使黔首知吾法制之一定而不敢轉移以犯吾令籠絡之術詭詐之謀孰有大於此哉嗚呼鞅徒知以詭計籠絡百姓而不知秦以詭計殺害一身然則欺人者適所以自欺也夫

齊威王寶賢

天下有寶之寶有不寶之寶惠王寶徑寸之珠此所謂寶珠玉而殃及身者也君子不足道威王寶四臣則自一話一言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天下之寶有大於此耶然以愚觀之何不取照萬里照萬世之賢而克宅之由繹之乎或曰戰國之世人才寂寥威王雖欲取照

萬里照萬世之臣而用之然安可得哉愚則曰于時不有孟軻氏亞聖之大才乎足以照萬里照萬世者也考史孟子至梁惠王三十七年也溯而上之會田于郊之時相去僅二十載逮至梁之時惠王以叟呼之則年既老矣諒威王會田之世孟子正四十不動心之時若厚禮以招之推誠以任之則將制恒產立學校以勸相我國家矣豈非天下後世之大寶哉且鄰與齊門庭之一國也玉蘊則山輝曾謂泰山巖巖之大賢而不聞於鄰國耶毋亦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所受教耶吾嘗謂晏嬰智矣而不智於仲尼威王明矣而不明於孟軻夫惟有一大賢而不能慈留以守我王則是者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此齊之所以止於齊歟

四臣照千里

威王四臣曰檀子以備楚冠盼子以備趙漁黔夫以備燕趙種首以備盜賊此四臣照千里也威王其亦知所寶哉然自愚觀之冠至而為之備不若無冠之為優害至而為之防不若無害之為美故舜干而苗格者禹也登壘而崇降者文也為葵丘之會者齊桓也為蕭魚之會者晉悼也彼其能使楚不敢寇而不能使楚之貢包茅使趙不敢漁而不能使趙之敗城濮能使燕趙之祭門而不能使之祭於庭能使盜賊之革面而不能使之革其心然則四臣者上之不能致君於禹文次之不能輔君於齊晉特一方一郡之才耳備楚者或不能禁趙人之漁河備盜者或不使燕趙之祭門然則一人之才

不能照千里合四臣之才然後能照千里也譬之耳目鼻口各有所明不能相通耳嗚呼使當時得一大才如孟子者而用之則一臣亦足以照千里矣雖推之照四方可以使建無窮之基廓之照萬世可以立無窮之聞而亦何待於四臣之多耶

明主愛一類一笑

粵自乾坤定而貴賤位故明王奉若天道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由近以制遠自中以統外不惟逸豫惟以亂民而已昔傳說告高宗曰惟木裳在笥孔子謂仲叔曰惟繁纓不可假人是故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豈可官私昵爵惡德哉故有周公之功而不可禘有晉文之功而不可禘有晉皇父之節而不可誅夫禘也禘

也誅也非其位皆不之許豈有他哉甚矣名器不可不慎重也韓昭侯有敝袴侍者曰請賜左右昭侯曰明主愛一頰一笑袴以待有功不可許也此何所言暗合傅說仲尼之論哉自愚觀之昭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夫申不害學畜老刑名乃吾道之異端吾民之戕賊也而舉之爲相則其餽廩之豐爵祿之侈大非敝袴可比矣乃獨惜小費而不惜大賞安在其能愛一頰一笑哉吾嘗謂昭侯之惜敝袴正項羽之吝刻印王莽之惜更祿莊宗之愛軍緡也不然則前年何以秦拔宜陽而莫之却也後年何以韓作高門而莫之諫也要之昭侯徒知名器之不可濫而不知人才之孰可充是以所尊非所任而韓之止於韓也夫

孫臏減竈

國不可以無兵而以仁義爲本易曰師衆也真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此聖人不得已而用兵之大法豈以尚竒爲美哉春秋書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蓋莊公駐師於郊多方以誤之也四國相鬪起承其弊一舉而兼取之下莊子之術也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稱伐取者其以莊公殘民之甚當此刑矣吾觀魏之伐韓朝夕且望齊救孫臏顧使韓兵旣破迂延不進至東委國於齊然後出師此正莊公伐取之術也或曰予以春秋之法責臏是矣然春秋文公三年書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先儒以爲紀用兵之法也臏之救韓是亦處父之救江乎臏之救似救而非救也昔晉文許曹

衛以携其黨拘死春以釋其怒故春秋曰執曹伯昇宋人其責晉之意深矣臆之救韓不過晉文之故智也亦何取其爲救哉

龐涓死此樹下

君子於勝已之友當親之而不當妬之也禮曰君子好其正小人毒其正初龐涓與孫臏同學兵法而臏精於其術涓遂毒而別之豈臏智能料敵不能衛其足耶禍出於不意而見賣於友耳然而江上亡命能鞭楚王贛中棄屍能殺魏相涓之計亦狡矣不知兀坐輜車之上折衝趙魏之郊卒以減竈示怯斬木出竒者乃刑余之人也或曰臏之斫大木而書之固竒也使涓不來視則將如之何吾謂古之善將者必知敵國將帥之能而屢

試之臏之書樹知龐涓之人必來視也元昊之封鴿知任福之人必來發也蓋試之有素而知之既詳矣此所以爲料敵制勝之名將歟雖然齊之技卒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以善戰服上刑之法律之臏之見別於涓宜矣

趙良諫商君

商君之法務農業而使國富勇公戰而使兵彊秦之所以并吞六國而稱帝天下謂非商君之力不可也然而當時貴戚憾之百姓怨之卒受車裂之禍何也昔周公位冢宰正方面可謂富貴之極矣然蓋篤恭之忠而子孫享有天祿與周相爲存亡商君則不然擁利貪功而不能布上下挾勢作威而不能和人民其及也固宜趙

良之諫商君者亦明白而痛快矣其引百里奚事深足
爲法向使執從其言而改其過庶可以收桑榆乎愚謂
商君棄灰有刑渭水皆赤萬民胥怨深入骨髓况其挾
勢逞兇凌轢公族惠王之讎不可平也公子虔之刑不
可贖也一身雖微天地猶隘安有計功利肆刑名者而
可久生於世哉噫

孟子師子思

荀子曰不深則回樹落糞本弟子通利則思師孟子之
學實得之於子思故恒言之序思誠之說皆其師之源
流也故史記以爲受業子思之門人而王邵以人爲衍
字趙氏亦謂受業於子思焉然嘗以其時攷之自夫子
卒至孟子遊梁時已百四十餘年矣而孟子告公孫丑
則曰我四十不動心是時孟子亦不過五十餘歲而已
况鯉先夫子卒而子思之壽止於六十蓋必去孔子五
十載而卒蓋孟子始生之時其不得親受業於子思可
見矣故孟子曰予私淑諸人而朱子以爲子思之徒也
若徒以其言之似而遂疑之則千載而下濂溪發明太
極之旨橫渠訂頑砭愚之論固無異於性善養氣之說
也而亦可謂親授受歟

蘇秦說諸侯合從

屏石戴璟著

六國之勢莫利於為縱莫害於為橫夫齊荆三晉之人
 病於秦兵久矣方城之金十九為兵一為鑄鉞董澤之
 蒲十九為幹一為箕捲父子兄弟之血前後滅野草齊
 寇變為燕氣趙骨化為魏土其愴痛之聲入金石出絃
 匏聞之者情戚酸屑泣不自禁有能畫奇以杜寇豈不
 為諸侯之悅從乎故蘇秦於世乘其機而合從之說行
 焉亦勢之所必至也然合天下之異以為同聯六姓之
 跡以為親故犀首一出而蘇秦之約不能替年以壞亦
 勢也然則合從之說不可行歟曰所以制秦自有大道

